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三十二回 兩奇兵飛救新行殿 一番騎廬戰舊細君

建文五年春正月，有塞外俺答，聞知中國內變，燕王自稱年號為永樂，便統精騎三萬前來，叩關請貢。實係窺伺罅隙，需索金幣之意。邊報到了南京，燕王這一驚不小，因集百官廷議。姚道衍進曰：「北平以居庸為鎖鑰、遼陽為屏蔽，密邇諸部落朝發夕至，脫有疏虞，長驅莫御。我太祖起義在南，故都南京。陛下興王在北，宜都北關。今宜遷都於燕，臨之以天威，示之以信義，彼必屈而自服。此目前之形勝，萬世之良策也！」燕王曰：「卿見與朕適合。但寇臨門戶，未遑遷徙。朕今親率六軍，直臨關外，相機進戰。一面修整宮闕，駐駕北都。卿仍輔佐太子，留守南京，俟平青州，然後北遷。但必得幾個威望重臣，以安江南黎庶之心。卿可公舉薦來。」道衍與廷臣共薦文臣楊榮、茹常、夏元吉、蹇義、劉峻黃淮、古樸、芮善等，武臣張輔、陳瑄、王佐等。燕王准奏，以姚道衍為少師，總理軍國大事，夏元吉為戶部尚書，蹇義為兵部尚書，楊榮為禮部尚書，茹常為吏部尚書，古樸為工部尚書，劉峻為刑部尚書，張輔為鎮國大將軍，陳瑄為護國大將軍，王佐為留守將軍，黃淮、芮善為經筵學士，共輔太子。其餘文武大臣，隨駕北行。

至桃源地方，羽檄報到，登州已失，寇勢甚大。燕王曰：「此疥癬疾耳！但恐遁入海洋，結連倭夷，亦為後患。」乃命李遠為平寇將軍：「汝可統領二萬雄兵，為朕踏平三郡。若大兵未經臨城，先迎接者，方准納降；倘敢抗拒堅守，破城之日，盡行屠戮。」李遠曰：「此寇起於大盜，多亡命之徒。請選猛將二員，為臣臂指之使，剋日便可掃平。」燕王大喜。隨揀驍勇番將兩員，一名火耳灰者，一名王騏為先鋒。自把玉杯，執李遠之手，酌而送之，曰：「當日卿救永平，不出一月，建立奇功。今次奏績當亦如是。」李遠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於是叩辭燕王，分路進發，直薄青州。

城中早已整備，開門迎敵。燕陣上王騏，與董彥昇大戰三十餘合，騏拖槍佯敗，彥昇驟馬追去。不妨王騏善用檣槍，飛手一擲，正中左眼，墜於馬下。張倫、餘慶兩將齊出，捨命救回，傷重身亡。燕軍每日索戰，無敢出敵。李遠便令軍士解鞍散甲，裸體辱罵。鐵定九年少性剛，按不下心頭的火，點起二千將士，飛奔殺出。燕軍跳起來，亂竄而走，都穿入山坡、樹林內，且走且罵。定九馬到林邊，恐有伏兵，方欲勒住，忽一聲吶喊，定九已連人和馬，跌入陷坑。撓鉤、套索亂拋將來，活捉去了。林內弩箭如雨，將士不能奔救。火耳灰者又率番騎掩至，二千軍逃回城者，不上五百餘名。燕兵遂四面圍定，晝夜攻打。新附諸文武等，皆欲逃去。李希顏與王璉，朝衣朝冠，哭於行殿曰：「臣向者偷生，只為欲圖恢復。今若脫有不虞，臣即抱聖像、玉圭，自焚於行宮，決不為賊子所辱！」於是諸文武皆涕泣，誓死堅守。

飛報到登州，已是二月十二，月君正與女仙真宴會之日。

呂軍師傳集將士，下令曰：「青州危在旦夕，若有意外，則新立行殿必遭焚燹，難以號令天下。此行即勤王救駕，非同小可。

誰敢先行？」董彥昇、滿釋奴同聲願往。階下諸將，個個爭先要去。」軍師隨下令：「董彥昇、賓鴻、劉超、卜克、小皂旗五位大將，爾等於各營中各挑一百名敢死勇士，健馬一千匹，限今夕酉刻起身。十三日子夜時，攻劫敵寨，務獲全勝。違限一刻者斬！」眾兵士皆披軟甲，不帶弓箭，手中只用筆管鋼槍，腰間只跨兩刀鋼刀，銜枚而走，馬倦即易，砍寨之時，卻要人人吶喊，如千軍萬馬一般。追奔不過十里，疾回守城，俟後隊兵馬來到，別有軍令。」董將軍等遵命，即結束星馳去了。軍師又命阿蠻兒、孫勇、楚由基、彭岑、瞿離兒五員大將，各領軍一千，於十三日卯刻起行。限十六日夜半劫寨破敵，追奔二十里，便回紮營城下。自率大軍，於十三日申刻進發。

滿釋奴見調不著他，大聲道：「軍師以番將火耳灰與小將有舊耶？不可調遣麼？小將與他要決一死戰，上報公仇，下泄私憤！只用女兵一百，不必煩動大軍！」軍師諭曰：「非此之故。

汝乃聖后親近之人，現掌啟奏，未經奉旨，不便私調。今有奏章留於將軍轉達。」滿釋奴不得已退去。於十六日清早，方得送進。月君展視畢，贊曰：「軍師之斷，利於鈐鋒。」滿釋奴奏道：「火耳灰者驍勇無敵，小將頗能制之。願得女兵三十名，前往取其首級。」月君笑曰：「夫妻反目至此！」顧謂聶隱娘曰：「汝可用縮地法，於今日午後，令其交鋒。」釋奴大喜，與隱娘同去不題。

且說李遠親自督率，並力攻城。自初七日起，至十一日未刻，打破西北角，燕軍奮勇齊登。正值新來武將宋義帶領數百軍士，都拿的亂石頭，兩點般打去，皆紛紛墜死城下。兩邊排著強弓硬弩，射住來軍，登時修築完固。燕兵又攻兩日，反多折傷。兵士困憊，皆出怨言。李遠只得傳令退軍二十里下寨。

業已九晝夜不解甲，一聞令下，正如死囚遇了恩赦。到得黃昏，各人擁被而臥。李遠又料城中膽裂，斷不敢貪夜出兵，隨傳下暗號，令小心巡更，自己亦覺神思昏沉，歸帳安寢。時正二月十三夜三更時分，董彥昇等五將，拔寨而入，人人吶喊，殺聲震天。燕軍在夢寐中驚覺，有和衣枕戈者，尚能奔逃性命；其脫衣安寢者，惟有伏地受砍，一個也走不脫。那時李遠在中軍，急得走頭沒路，扯斷韁繩，騎匹划馬，望後營而逃。二員番將，隨後趕來保護。幸虧青軍只有五百，緊緊趕殺了一程，自回青州去了。

李遠走到天明，方知後面並無追兵，坐於地上痛哭道：「我自隨皇上起兵，百戰百勝，何曾如此敗衄！有何面目見我主上？」隨欲掣刀自刎。二番將亟止之，曰：「黑夜誤中賊計，何足為慮，主將何短見至此？」李遠曰：「卿等有所不知，此非青州之兵，乃登州之兵也。計算程途日子，止一晝夜工夫，其內必有善用兵者。眼見此城難破，大功難成，不死安待？」

二將曰：「主將高見，雖看得透，然一死不足以塞責。還須招徠兵卒，再進決戰。我二人誓不與他干休！」李遠收淚謝之。

殘兵稍稍聚集，差不多折去其半。李遠撫恤一番，休息兩日，搖旗擂鼓，大張聲勢而進。

正遇滿釋奴、聶隱娘率領三十名女兵，一字兒擺開，當道攔住。火耳灰者見止數十個婦女，一騎馬、一條槍，直衝過來。

滿釋奴舞動雙刀，劈面架住，大罵：「反國逆賊，有我在此！」

火耳灰者定眼看時，卻是老婆，吃了一驚，隨罵道：「潑賊婦！

有何顏面見我？」釋奴道：「你是反賊，罪該萬剮！到有顏面見我麼？」火耳灰者大怒，挺槍劈心刺來。滿釋奴閃過，雙刀齊下，一夫一婦，大戰五十餘合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，安立營寨。隱娘道：「我們止二三十人，要防他夜劫，這卻須用道術了。」遂令砍伐樹枝一大束，剝作四五寸的數千條，暗畫靈符，運口氣噴去，都變作關西大漢，四圍團團守住營外，方與釋奴回帳安息。

火耳灰者進稟李遠道：「敵兵止數十，輒敢對立營寨，小將夜半前去，盡斬首級，以獻麾下。」李遠道：「用兵之道，或強而示之以弱，弱而示之以強，如何料得定？」王騏道：「主將也太謹慎了！眼見幾十個潑老婆，就都是一丈青，也殺他個盡情！主將請安守寨柵，我們兩個也只各用三十來人就夠了。」

李遠不能拗他，聽其自去。正是十六日夜半，登州來的瞿離兒、楚由基、彭岑、孫勇、阿蠻兒五員大將，奉呂軍師將令前來劫寨，恰好與二番將相遇。火耳灰者見兵馬甚多，心中吃了一驚。

只道老婆也來劫寨，拍馬挺槍向前殺進。誰知多是生力兵，把六十餘人卷在重圍之內。二番將左衝右突，脫身不得。正在心慌，忽西北角上喊殺連天，稍稍分開，甯能乘勢拼命殺出。乃是李遠恐怕有失，親來接應。月色朦朧，互相混戰。青軍皆奮勇爭先，以一當十。燕兵乃驚弓之鳥，十不敵一，大敗而走。

追有三十餘里方回。

卻見大路上紮下個大寨，寨外都是壯士守著，又無旗幟。

諸將勒馬看時，既不是燕兵，又不是自家的人馬。昨夜如此相殺，怎不見這枝兵馬？心甚狐疑。阿蠻兒便拍馬向前，厲聲喝

道：「是怎麼賊兵，敢在此立寨？」連問者三，全然無應。瞿離兒焦燥，揮兵巡殺將去，砍倒了幾個，卻不見有屍海中軍滿釋奴只道燕兵砍寨，同隱娘飛奔殺出。見是瞿離兒等，隱娘大笑，詢其來由。離兒道：「我等奉軍師將令，來劫燕寨，已殺得他大敗去了。請問仙娘何因在此？這些壯士大為奇異！」

隱娘遂收了法術。諸將方知仙師妙用。滿釋奴又將來由說過，合兵一處屯紮。候至申刻，軍師已到。五將備述交戰，並隱娘立寨之事。軍師道：「滿將軍報仇心切，隨營聽戰。外有一事，奉煩隱師。」因書數字付之。隱娘看畢，飛跨蹇衛去了。

軍師安下營寨，帶領數員將士，入城去朝行關。李希顏、王璉等接著，相陪朝覲畢。軍師於袖中取出兩函密札，一付與董彥杲，令同小皂旗去行事，一付與賓鴻，令同阿蠻兒去行事。

各照札內所言，須極秘密，漏泄者斬。軍師方出朝，別了諸文武回營。諸將佐進稟道：「探知燕軍連敗兩次，兵馬折去五停之四。主將李遠甚是膽怯，唯有番將侍其驍勇，要來決戰。又聞得各處請救兵去了。」軍師道：「請救只有濟南、臨清兩處，我旦夕間一鼓擒之，救何能及哉！」隨下令將大兵撤回城內，只用三千勇士以驕其氣，待他自來送死，按兵不進。

那時李遠計點部下兵士，只剩得六千餘名。既不敢向前，又不能退兵，又不好埋怨二番將，心下籌思無策。有王騏偏將高強進言：「今上以一旅之師，南向而定天下；主將以二萬之眾，喪於草寇之手。失律之罪，又烏可逃？與其退守而死於法，不若進門而死於疆場，尤不失為勇也！」王騏道：「這是好漢子的話！」火耳灰者毅然作色道：「今日有死無生，有進無退！」

於是李遠心中決一死以殉國。安息了兩天，大犒軍士，賈勇而進。望見青兵營寨，零零星星，兵不滿三千，中軍尤為單弱。

李遠私喜道：「今日勝之矣！」遂在平原列成陣勢，下令曰：「若勝敵人一將，看我鞭梢揚起，合力攻其前營。前營一破，餘皆自潰！」早見對陣上飛出一員女將，怎生打扮？

頭戴一頂紫金鳳翅掠鬢冠，內襯黑縐紗，包裹著烏雲細髮；身穿一領藍紵團鶴卷臂袍，外罩銀葉甲，擁護著菱花寶鏡。腰細如狼，束一條織就玄絲帶，上扣著碧玉連環結；腳大於熊，穿一雙辦成黑線靴，下踞著鑲鐵雕花鐙。錦袋內藏著打名將的鐵彈子，繡箚中插著墮飛禽的鐵胎弓。手執三尖兩刃刀，坐下一日千里馬。

燕陣上門旗開處，衝出一員大將，便是火耳灰者。看他怎生打扮？

戴一頂獸吞頭、烏油亮鐵盔，穩簪著兩根雉尾；披一件鱗砌體、水磨熟銅甲，牢扣定數縷絨縵。七寶絲蠻帶，拴勒的窄削猩紅袍，緊緊隨身；雙珮鐵連錢，搖撼的鋒稜楮白馬，斑斑流汗。左懸一張畫畫硬角弓，右插一壺狼牙鉞子箭。

手挺丈二梨花槍，更不打話，逕取滿釋奴。釋奴輪動神刀，劈面相迎。這一場好殺，但見：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。一個槍似蟒翻身，點點不離心窩上；一個刀如電掣影，幾幾只在頂門間。一個要復建文安社稷，今日定然取你首級！一個豎起劍眉，大罵道：「反賊子！我而今戰場再勝，夜來定然吃你心肝！」直殺得天地昏霾日月，塵沙颯颯亂風雲。

兩個之中，早輸了一個，原來是釋奴知道武藝半斤八兩，撥馬佯輸而走。火耳灰者待要追趕，忽想起老婆鐵彈利害，返勒馬跑回。釋奴亟背翻身一彈，打中火耳灰者鐵盔左側，把個盔打歪在半邊。火耳灰者又惱又羞，正欲回馬再戰，王騏大聲道：「將軍且住。待我拿來憑你處治！」一騎馬飛出陣去。劉超舞動大刀，叫道：「滿將軍暫息，看我斬這賊顛！」釋奴見不是丈夫，遂讓劉超迎敵。兩將在陣前各逞威武，鬥有三十餘合。

王騏雖勇，如何敵得劉超？只自盡力支持，被劉超賣個破綻，大喝一聲，神刀落處，夾左脖子連右肩胛，削去小半個身子。

燕軍見王騏被斬，個個齒喉股慄。這裡軍師羽扇一揮，三千猛士，如烈風捲將過去。燕軍誰敢接戰，唯有棄甲丟盔，拋旗撇鼓，各自逃生，把個陣勢如灰塵一般的散了。

李遠見此光景，只得與火耳灰者帶著中軍百餘騎，向西南奔走。早見旌旗招颭，兩員大將當先，大呼：「休放走了李遠！」

認旗上，一是「先鋒小將小皂旗張」，一是「左軍大將軍董」。

兩騎馬，兩條槍，攪將進來。李遠便從刺斜裡向南而逃。諸將合兵追趕，燕軍羅拜求降，擁住去路，李遠方得脫身。走至西刻，已近齊河地方，距濟南止四十多里。又饑又渴，方欲下騎暫息，忽林子內早丟出紙炮五六十團，都是十個一束的，轟然大震，馬皆辟易。跳出一員步將，卻是賓大刀，向著李遠馬頭砍。那馬直立起來，把李遠掀翻在地。火耳灰者疾忙舉槍來敵，李遠跳起，搶匹馬先奔去了，火耳灰者亦隨後逃來。其殘敗兵馬，被這數千紙炮打昏了。跌下地的，都被踹死，下得馬的，盡遭砍殺，跟不上主將走的，只有十餘個。忽見又是一將當前，舞動大刀喝道：「反賊！認得阿蠻將軍麼？」後面追兵看看又近，李遠自忖被他拿去，張信是個榜樣，即拔刀於馬上自刎。火耳灰者見主將已死，躍馬來戰阿蠻兒，只一合，奔路而去，單身走脫。阿蠻梟了李遠首級，與賓鴻合兵一處，連夜回來。次日即到大寨。各獻功畢，滿釋奴見說只走了火耳灰者，怒氣更增一倍。

看書者，要知道董彥杲、小報旗統領的止二百名馬軍，伏在背後，邀其歸路，趕他南向的。賓鴻、阿蠻兒，各統的一百名步卒，是截其去路的。恐被燕兵探知消息，所以在朝內授計，各帶著暗器，悄然前往。又恐步兵難勝騎卒，所以用紙炮奪其驚魂殘魄，且以壯己之威勢。軍師當下計點將佐軍士，一個也不少，只受傷的有二、三十名。外有新降的燕將高強一員，兵卒二千餘名，分散各部。隨申表奏捷，並請以張倫暫攝青州將軍，仍兼護衛行殿。

忽報高軍師來到，忙出寨相迎，入帳就座。咸寧舉手道：「前聖后駕過萊郡，早料及青州有虞。原奉命交代之後，即行人衛，不期林知府染病來遲。小弟聞知圍城信息，正在集兵赴救，沿路報來，已有大將五員，奉先生將令，星飛前去，諒必克敵，所以中止。今有一策，候尊旨裁奪。」呂軍師道：「且不必說出。各寫一摺，看是何如？」遂各背寫了，互相遞看，兩軍師鼓掌大笑道：「英雄之見，大略相同。即今言別罷了！」咸寧仍故返青州，卻悄然於夜間潛向濟南，自去行事。呂軍師隨傳董彥杲、賓鴻，授以密計。然後下令曰：「各營軍士，於三月朔起，操演一月，聽候起兵。」一面發表奏請出師日期。到第五日親下教場閱視。

巳牌時分，忽探馬飛報，濟南大兵前來攻打青州，接連兩次。軍師大喜道：「正好來送死！」即傳命就此起兵。弓強馬壯，人人擦掌磨拳，向大路進發。行夠兩日，並不見濟南軍馬。又有探卒飛報，燕兵三萬，已在濟南城外七十里，下著三個大寨。

看書者，要知道此信方是真的。大凡用兵者，兩邊俱有間諜及緝探之人，若明示三月初五日發兵，則濟南探知，城門戒嚴，就要盤詰奸細。高咸寧已往濟南，若有差池，將何是了？所以軍師先令操演一月，故示緩局，無非待咸寧入濟南城也。然又恐忽而發兵，則號令不信，將佐或有後言。所以先授計於董、賓二將，密遣心腹健卒，佯報燕軍來襲，即於教場發兵。一以釋軍心之疑，一以鼓赴敵之愾。兵不厭詐，不特詐敵人，並以詐自己將士，此因時制勝之道。且看下回。